

的主配角泾渭分明不同,在英剧中,这个剧的主演到了下一个剧中可能只是一个龙套。比如,贾思丁·瓦黛尔在1998年的《德伯家的苔丝》和1999年的《锦绣佳人》(盖斯凯尔夫人的《妻子与女儿》)都是女主角,却在2000版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演一个轻浮无脑的二小姐。而在2007ITV版《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扮演男主的布莱克·李特森,两年后只在BBC的《爱玛》剧组中混到了猥琐牧师一角。不过,这样的交错,倒使得演戏更像演戏,演员更像演员,而不只是明星。

回到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傲慢与偏见》,两位主演是电视大获成功的重要保障。科林·费尔斯自不必说,而詹妮弗·艾莉,起初我对她也颇有意见。或者小说印象在前,总觉得这个美国女人体态不够轻盈,双眼不如80版的女主灵动。然而随着情节推进,对她的好感也越来越深。不得不承认,就人物把握而言,这位丽萃的演出是最到位的;而且,好像奥斯丁所描述的,她算不得第一眼美女,却可爱大方,真有把达西迷住了的能耐。

十年之后,凯拉·奈特莉在大银幕上的演绎就相形见绌。虽然形象讨巧,年龄上也与原著更为接近,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英伦出品,但是她的表演太过咄咄,缺少了大家闺秀的节制与含蓄。而这种节制与含蓄,恰恰是简迷乃至所有软帽剧迷想在年代戏里寻找的。

2008年,ITV制作了一部叫人啼笑皆非的穿越剧《迷失奥斯丁》。顺便说一句,ITV在年代戏的制作上并非没有精品,80年代的《风雨故园后》,后来的《日瓦格医生》和《马普尔小姐》,以及最近的《唐顿庄园》,都是可圈可点的佳作。但唯独在改编奥斯丁上,实在无法与BBC叫板。这部《迷失奥斯丁》虽然荒唐,把我们熟悉的人物关系搞得鸡飞狗跳,却也有所贡献,它道破了简迷们迷恋简的原因:我们真正喜欢的是那样的求爱节奏,我们迷恋奥斯丁因为我们都爱上了达西先生。

比起一百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简迷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奥斯丁世界愈行愈远的年代。点开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世界紧密抱作一团,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三五户人家的简单社交中了,现代爱情的节奏、方式和观念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需要制片方为我们精心布置那让夏洛蒂不屑的雅致而紧闭的房子,看到绅士淑女在这里跳舞联谊,谈情说爱。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说法,看,那个时代的女人不需要用性来吸引男人!

所以,与其说我们喜欢奥斯丁,不如说我们怀念奥斯丁和整个软帽年代。

改编奥斯丁何时是尽头

然而,也有人质疑,改编奥斯丁何时是个尽头呢?这些婚恋嫁娶、家长里短是否真的禁得起这样不断的演绎呢?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一演再演,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可以一读再读,但是奥斯丁的小说,不论题材还是思想,不论评论家们如何作出多元无界的解读(文化保守主义、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甚至同性恋),总归单薄了一些。

穿越版的《傲慢与偏见》。



改编者们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撇开那些搞怪搞笑的,比较通常的做法是把作家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对应起来的。譬如2000版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就延续了这种倾向。芬妮被演绎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女青年,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主义者。虽然芬妮的形象比原著里似乎性格了很多,但却并不得到观众的认可。同样,《成为简》里所刻画的作家本人也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简小姐对于初恋情人汤姆·勒弗伊几乎私奔的热情,显得过于荷尔蒙旺盛,也实在不像女作家本人——根据普林斯顿教授克劳迪亚·约翰逊的说法,奥斯丁的衣服总是浆得挺直,纽扣一路扣到底,气质冷漠,看上去并非十分的女性化;情感丰富的夏洛蒂·勃朗特也总是嫌简过于冷静:“激情于她两不相干,她甚至抗拒用肤浅的关系描述来表达姐妹情深。”

可见,这样一厢情愿的改编实在吃力不讨好,大部分简迷宁可你老老实实在按照书本讲故事,对于经典还是挺较真的。

除了《傲慢与偏见》,我对于BBC版的奥斯丁小姐其他作品,都印象一般(这固然有部分原因是对于原著的偏好),唯有一部描述简最后几年的传记片《奥斯丁的遗憾》值得一书。电视里的奥斯丁节制而理性,颇为符合简迷对于作家的想象。而放眼BBC的整个软帽戏剧,我觉得最为成功的经典重拍应该是盖斯凯尔夫人,《锦绣佳人》、《南方与北方》和《克兰福德镇》都是精品之作。尤其是没有重大情节的《克兰福德镇》,完完全全是编剧和演员的功力。这些作品的成功,使得这位常年不受重视、品定二流的作家,也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不过,在2009年拍完《爱玛》之后,BBC也对软帽戏剧做了一个暂别。年代戏还是会继续,只是不再是那个软帽和束胸内衣的年代。于是,我们看到了《安妮日记》,看到了一样以二战为背景的、1970年代的经典剧翻拍《楼上楼下》,是的,是时候让观众看看英国的其他阶段的历史了。[5]